

船山遺書

第六函
第六冊

讀四書大全說卷五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撰

論語雍也篇

說居敬則行自簡亦天理自然之相應者如湯之聖敬曰
濟則其寬仁而不苛責於民固條理之相因無待已敬而
又別求簡也故朱子曰程子之言自不相害集註雖不用
其說而必存之然繇敬得簡者敬德已成之功也若方事
居敬之始則不得不用力於敬用力於敬則心已密而是
非得失之不自欺者必無小無大無人無己而不見其一
致則且不安於簡而至於求物已煩者多矣故不得不將

居於己與行於民者分作兩事而一以敬一以簡也程子
怕人將敬簡分作兩槩則將居以仲弓行以伯子而血脈
不相貫通故要其極致而言之謂敬則必簡以示敬德之
大坤之直方所以不習而無不利者天德王道之全也朱
子則以南面臨民居雖其本而行乃其實既不容姑待我
敬德之充實光輝而後見諸臨民之事則持己以敬御人
以簡兩者之功同時並舉斯德以嚴而日成教以寬而漸
喻不躐求之於理之一而相因於分之殊此脩天德行王
道之津涘也仲弓只是論簡而於簡之上更加一敬以著
脩己治人之節目不可紊亂則居簡而行簡者病也居敬

而責人以敬者亦病也簡爲夫子之所已可故其言若歸重於敬而實以論簡之可則在簡者必求諸敬而不能簡者其規模之狹隘舉動之瑣屑曾不足以臨民又不待言矣仲弓益就行簡者進求純粹之功非驀頭從敬說起以敬統簡之謂求之事理求之本文知朱子之說視程子爲密切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以居敬爲德敬者非但南面之所有事也行簡則唯君道宜然唯君道爲然則仲弓之語於行簡上進一步說居敬實於君子之學居敬上更加一法曰行簡也且如畜馬乘不察於鷄豚雖以遠利若在命

士以下卽與料理亦未必不爲敬而爲煩蓋就非南面者而言之則只是敬德之成將有如程子所云中心無物者自然一切可已而不已之事不矜意肆志去攬著做若其爲南面也則不待矜意肆志以生事而本所應求於民之務亦有所不可責備只此處規模自別故曰理一而分殊窮居之不簡必其所不當爲者若所當爲本自不煩帝王則所當爲者固有不得盡爲者矣直到無不敬而安所止田地方得以其易知簡能者統馭天下如一身一家之事若其未逮於此但以窮居獨善之居行而心中無物者試之人上恐正不能得簡也仲弓且未到從心不踰矩地

位故夫子於見賓承祭之外更須說不欲勿施使之身世
兩盡寬嚴各致程子遽以一貫之理印合之則亦未免爲
躡等矣

直到伯子不衣冠而處大不可地位以之治民自亦無不
可若君人者必使其民法冠深衣動必以禮非但擾民無
已而勢亦不可行矣到行於民處豈特伸弓之行簡無以
異於伯子卽五帝三王亦無異也兩行簡字更無分別伯
子有得於名法之外則必不以自弛者張之於民於以治
人人且易從故夫子曰可也言其亦可以南面也居者所
以自處也行者行之於民也程子似將居屬心行屬事看

此王通心跡之判所以爲謬假令以堯舜兢業之心行伯
子不衣冠之事其可乎出令於己曰行施令於民曰臨臨
者卽以所行臨之也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猶言自治敬
而治人簡也謂自治敬則治人必簡亦躡等在須到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方得貫串夫子曰可使南面仲弓
曰不亦可乎下語俱有斟酌且不恁地高遠

居敬旣不易行簡亦自難故朱子以行簡歸之心而以呂
進伯爲戒看來居敬有餘行簡不足是儒者一大病痛以
其責於己者求之人則人固不勝責矣且如醉飽之過居
處之失在己必不可有而在人必不能無故曰以人治人

不可執己柯以伐人柯也曹參飲酒謹呼以擯外舍吏之
罪則先己自居不敬固爲不可若置吏之喧怒於不問以
徐感其自新亦奚病哉欲得臨民亦須着意行簡未可卽
以一敬字統攝

朱子旣云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又云不是工
夫未到而遷怒貳過只且聽之只此處極不易分曉朱子
苦心苦口左右怕人執語成滯總爲資質魯鈍人須教他
分明而道在目前舉似卽難後人讀書正好於此左疑右
礙處披沙得金若未揀出直是所向成棘蓋不遷怒者因
怒而見其不遷也不貳過者因過而見其不貳也若無怒

無過時豈便一無所學且舍本以治末則欲得不遷而反
遷欲得不貳而又貳矣故曰卻不是只學此二事不遷不
貳是其成效然無怒無過時既有學在則方怒方過時豈
反不學此扼要處放鬆了更不得力故又曰但克己工夫
未到時也須照管總原要看出顏子心地純粹謹嚴無閒
斷處故兩說相異其實一揆易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
克己上的符驗知之未嘗復行是當有過時工夫可見亦
效亦功並行不廢以此推之則不遷怒亦是兩層該括作
一句說若是無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則不復論其遷不
遷矣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則其以不遷言者必其當怒

者也怒但不遷而卽無害於怒效也於怒而不遷焉功也則亦功效雙顯之語也然夫子於顏子旣沒之後追論其成德則所言功者亦已成之詞矣朱子不說效驗之語爲問者總把這兩件說得難似無可下手處而一聽之克己旣熟之後則直忘下臨幾加慎一段工夫故不嫌與前說相背而集註云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八字下得十成妥穩更無滲漏其言至於如此則驗也而其曰功者則又以見夫雖不專於二者爲學而二者固有功焉則不可言效至如此而必言功也此段唯黃勉齋說得該括精允所云未怒之

空衡平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是通計其功

之熟也其云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既知之後根株悉拔則亦於怒與過加功而非坐收成效之謂矣嗚呼此勉齋之親證親知以踐履印師言而不墮者爲不可及也

自爲學者言則怒與過是己私將熾時大段累處喫是要緊故卽此正當用力自顏子言則不遷不貳是天理已熟恰在己私用事時見他力量則未過未怒時其爲學可知己克己之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非禮者於物見其非禮也非己之己有夫非禮也若怒與過則己情之發不繇外至矣外物雖感己情未發則屬靜己情已發與物爲感則屬動靜時所存本以善其所發

則不遷不貳者四勿之驗也所發不忒於所存而後知所
存者之密而非託於虛矣動靜不可偏廢靜有功動豈得
無功而此所謂動者則又難乎其爲功者也餘怒不忘卽
已是遷後過之生不必與前過爲類無此過更有彼過亦
是貳到此地位豈是把捉可以取效顏子之學已自篤實
而光輝矣篤實光輝四字
方形容得他出蓋學之未至者天理之所著自
在天理上見功不能在己私上得力怒情也又情之不平
者也過則又不待言矣情者己也情之不平者尤己之不
能大公者也故怒與喜同爲情而從出自異凡喜之發雖
己喜之而必因物有可喜以外而歆動乎中者也若怒之

發則因乎己先有所然有所不然物觸於己之所不然而
怒生焉故天下之可怒者未必怒而吾情之所怒者非必
其可怒雖等爲可怒而見盜則怒見豺狼蛇蝎則惡之畏
之而怒不生豈非己先有怒而不徒因其能爲人害也哉
己先有怒則不因於物不因於物故物已去而怒仍留遷
之所自來也故人有遷愛無遷喜無遷哀而有遷怒喜因
物則彼物與此物殊而雖當甚喜有怒必怒怒在己則物
換而已不換當其盛怒投之以喜而或怒也感乎物而動
己則外拒而克之易發乎己而加物則中制而克之難故
克己之功必驗之怒而後極焉因於己則怒遷因於物則

怒不遷喜怒哀樂本因於物昏者不知以己徇物而已始
爲害故廓然知其因於物則卽物之己可克矣而以其本
因於物則蕩而忘反之己較易知而易克怒因於己不盡
因物而今且克之使因於物則固執之己私亦蕩然而無
餘矣夫在物者天理也在己者私欲也於其因於己而亦
順於天理之公則克己之功固茂以加矣是豈非靜存之
密天理流行光輝發見之不容掩者哉故以知顏子之功
爲己至也怒與過總是不容把制處所以然者則唯其皆
成於己也過者亦非所遇之境必於得過也己自過也己
有過而誰知之乎知之而誰使之不復行乎夫人之有過

則不自知也。雖知之而未嘗自懼其復行，既不以爲懼而復過者，固然矣。假令他人之有過，則無不知也；則無不疑其後之復然也。有過而知，知而不復行，此非以大公之心視在己者如其在人而無所迷，因以速知其不可而預戒於後者，詎能然乎？蓋以己察人之過者，是非之心，天理之正也。卽奉此大公無私之天理以自治，則私己之心淨盡，無餘亦可見矣。夫子於此直從天理，人欲輕重淺深內外標本上揀着此兩項以驗顏子克己之功，至密至熟發見不差者而稱之，非顏子不能以此爲學。非夫子亦不深知如此之爲好學。非程朱二子亦無以洗發其本原之深而

豈易言哉若於怒於過雖功未至而必有事則爲初學者
言正未可盡不遷不貳之德也

情中原有攻取二塗喜取於彼也怒以我攻也故無濫取
者易於屬厭無妄攻者營不及收攻一因物之可攻而已
無必攻之心則克己之功豈不至乎取緣己之不足攻緣
己之有餘所不足所有餘者氣也非理也氣不足則理之
來復易氣有餘則將與理扞格而不受其復唯奉理以御
氣理足在申而氣不乘權斯可發而亦可收非天理流行
充足者不能也理居盈以治氣乃不遷怒理居中以察動
乃不貳過慶源所云遇怒則克遇過則克是志學事朱子

所云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是適道與立事遇怒則克
遇過則克不怒不過時又將如何此慶源之言所以使人
學爲顏子而朱子之言則顏子之學爲聖人也其亦有辨
矣

遇怒則克遇過則克克不得不成便休又豈只痛自悔艾
於無已乎固知朱子之言四勿正與慶源一下手處然人
亦有依樣去視聽言動上循禮而行卻於怒過乘權時不
得力則正好因此遷訛之非幾以生警省而自求病根故
慶源之說亦不可廢此項須困心衡慮到克不去時方知
四勿之功是如此做而悔悟夫向之從事於視聽言動者